

寰宇智慧投資

Wall Street: The Other Las Vegas

# 華爾街傳奇

## 我的生存之道

著 ■ Nicolas Darvas

譯 ■ 魯樂中

一位賭徒對抗世界最大賭場的故事



1964年初版  
經典巨著



亞馬遜網路書店五顆星評價

## 尼可拉斯·達華斯

### Nicolas Darvas

---

達華斯不是股市專業人士，不靠內線情報操作股票。他是酬勞很高的專業舞者，擅長編纂縱橫字謎和打乒乓球。但是他竟能運用獨樹一格的「達華斯方法」投資方法，成了百萬富翁。達華斯賺得可觀的利潤，以及他那奇特的操作方法傳開之後，《時代》(Time)雜誌特別為文報導。他的第一本書《我如何在股市賺進二百萬美元》(How I Made \$2,000,000 in the Stock Market)，上市後大賣，賣出約四十萬本。本書是他的第二本暢銷書。

達華斯所建立的操作系統，不到兩年使他搖身成為百萬富翁，而這段期間，他必須遠赴世界各地表演舞蹈，每天花不到十五分鐘操作股票。更叫人驚訝的是，他是在1950年代寫下迅速致富的傳奇故事：十八個月內賺到超過225萬美元，折合今天1,300萬美元以上的財富！





寰宇智慧投資 248

# 華爾街傳奇： 我的生存之道

Wall Street: The Other Las Vegas

Nicolas Darvas / 著 魯樂中 / 譯

寰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奇街爾華 傲之特坐的舞

Wall Street: The Other Las Vegas

Nicolas Darvas \ 著 \ 中樂書

同安期言份限出華美

Wall Street: The Other Las Vegas/Nicolas Darvas

Published by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publisher.

Copyright © 1964 Nicolas Darvas



# 華爾街傳奇：我的生存之道

##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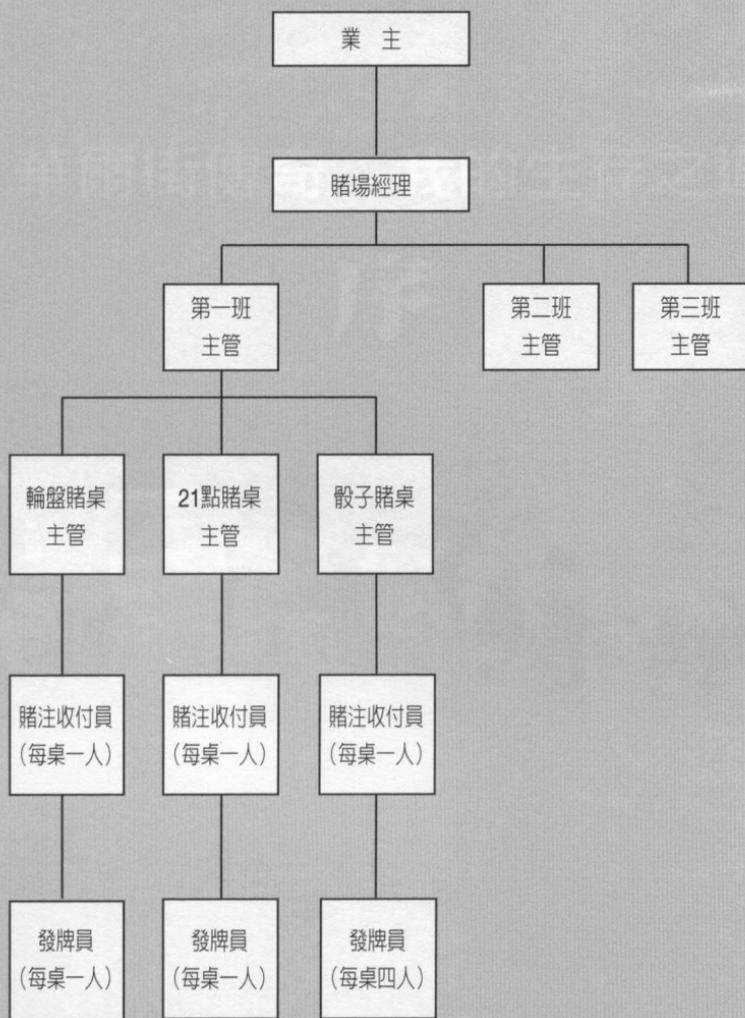
序	7
第 1 章 賭場	11
第 2 章 發牌員	43
第 3 章 莊家	69
第 4 章 情報販子	97
第 5 章 避險之道：自我保護	125
第 6 章 我的買進辦法	141
第 7 章 我的賣出辦法	171
第 8 章 戰果	201

# 紐約證券交易所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 行政組織



# 賭場組織圖







# 華爾街傳奇：我的生存之道

## 序

以下皆根據商長不其士、人參照著古對編與、編部採  
行、經動心對繼許對定繼對部定繼對凡此、對繼所以  
致商實、以行國其許必業、資本、不其對商部採



十年前，我買進第一支股票。四年前，加碼操作賺錢的部位。我在股票市場已經賺了二百萬美元。

一位出版商請我寫書談這件事，我照他的意思做了。《我如何在股市賺進二百萬美元》（How I Made \$ 2,000,000 in the Stock Market），賣出了四十萬冊。

這本書影響很大，美國證券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Amex）為此改變規則。

我受邀到華爾街一家大型投資銀行和經紀公司，成立達華斯共同基金（Darvas Mutual Fund）。

政治企圖心很強的一位首席檢察官，在心懷不滿的其他經紀商慫恿之下，起初大張旗鼓展開所謂的「調查」，最後的結果卻相當低調：我同意不控告他誹謗，他和我則達成我不再當營業員的共識。

我收到幾千封來信。幾乎每一封都要求提供明牌和建議，我總是告訴這些人：「我不見得知道你可以如何賺錢。我只知道我如何賺到錢和繼續在賺錢。」出版商建議我寫第二本書，談我在股票市場的實戰經驗和觀察心得。

我決定再度執筆。因為自十幾年前進入股市打滾以來，除了賺到白花花的銀子，我也學到別的事情。

退後一步，觀察眼前的情景，我開始看清華爾街的真面目——這根本就是一座賭場，一邊是發牌員、莊家、情報販子，另一邊是贏家和冤大頭。我曾經是贏家，也決心繼續當個贏家，所以開始設法熟悉這座第二個——但比較大的——拉斯維加斯的運作方式和工作人員，以及漫天飛舞的種種神話迷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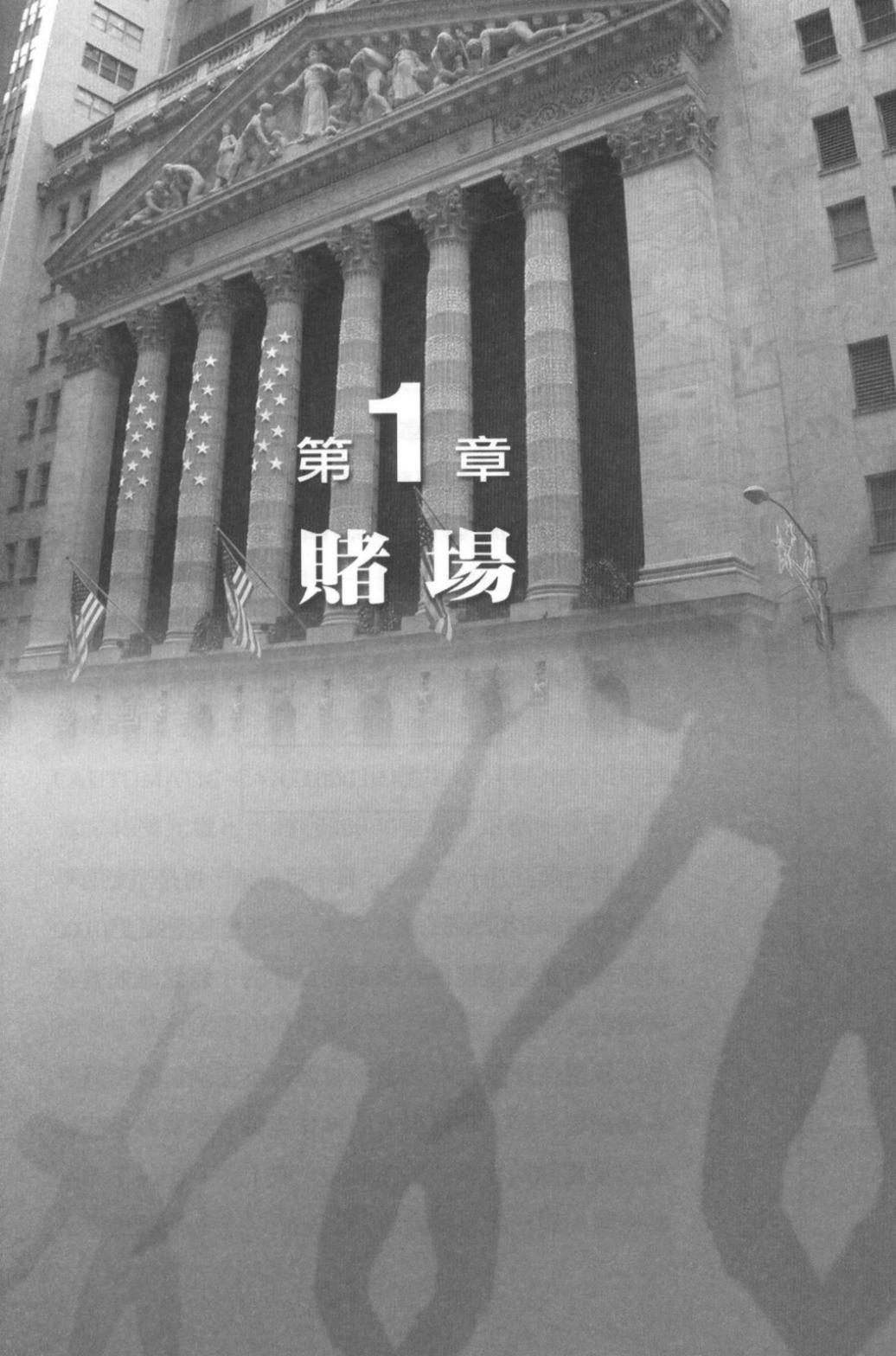
我估計賠率，學會如何降低它們，而這就是我的故事：一位賭徒如何對抗世界最大的賭場。

現在，我們就來踏進賭場……。

尼可拉斯·達華斯 (Nicolas Darvas)

喬治五世 (Georges V)，1963年法國巴黎





第1章  
賭場



1962年5月28日，紐約豪華耀眼的廣場飯店（Plaza Hotel），橡廳（Oak Room）正值雞尾酒時間，顧客挨肩疊背。外面，行人的鞋跟叩擊中央公園南街地面嗒嗒作響，往來車輛如織。裡頭，四周傳來生氣蓬勃的交談聲，我卻靜坐平常喜歡的一角，正對門口，輕啜雞尾酒（Planter's Punch），同時做一點小小的心算。

我在攤開桌上報紙的邊緣，寫下一個總數，然後用亮藍色的墨水，畫個長方框，把它框起來：

\$ 2,450,000.00

將近兩百五十萬美元。真不可思議，這是短短七年內，我在華爾街賺到的錢。其中，也就是高達\$ 2,250,000的部分，是在僅僅十八個月內到手的！聽起來簡直是天方夜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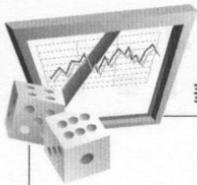
我現在應該已經習慣於當個百萬富翁。我寫過一本暢銷書，談在華爾街上的操作經驗。我曾經是報紙大篇幅報導的主角——出現在《時代》（Time）雜誌和華爾街的聖經《拜倫》（Barron's）金融周刊的文章

上。精美的雜誌登出漫畫，畫的是股票市場裡面的「舞精靈」。喜劇演員、專欄作家、評論者一提再提，以及拙著銷量驚人，即使不曾見過我在紐約拉丁區（Latin Quarter）或洛杉磯椰林區（Coconut Grove）曼妙舞姿的人，也聽過我的名字。

那真是叫人神魂顛倒、美妙異常的經驗，間歇穿插一些有趣的事件——例如，有一次我去魯本（Reuben's）喝酒，忘了帶零錢，只好給調酒總管華倫一支股市明牌（tip），代替本來要給他的75美分小費（譯註：英文也是tip）。我報給他的明牌是自動售貨機（AUTOMATIC CANTEEN）。他以 $31\frac{5}{8}$ 美元的價格買進，40美元賣出，獲利約800美元。這樣的小費可真不賴！

我甚至引發人們唇槍舌劍展開論戰。像我這樣的外行人和舞者，剛起步時顯然沒有從跌跌撞撞的嘗試摸索中學會什麼叫做賣權或買權，卻一頭栽進連學有專精的經濟學家都不敢涉足的領域，並且抱走二百萬美元，真有可能嗎？

不只有可能，還真的發生了。而且，連其他的事情也發生過。美國證交所因此改變它的規則，暫停使



用停損單 (stop-loss orders)，顯然是為了阻止投機客玩「跟隨領導人」(Follow the Leader) 的遊戲——或者，這一次是叫「跟隨舞者」。

但是已經發生的事情不能勾銷。1962年5月那個晚上，坐在橡廳裡，觸動回憶的，正是眼前那份報紙的頭版。我剛在上頭簡單清楚地記下我的淨資產。我心裡咕噥著：「達華斯，你真走運。」

這句話，不只針對我在銀行的存款數字，還有更切身相關的事情。《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 頭版斗大的黑字令人觸目驚心：

## 股價暴跌

### 三十年來

### 最沉重的賣壓殺出

這個標題有如墓誌銘，寫下華爾街有史以來漲幅最大、為期最長的多頭市場的句點。可能有高達數百萬的小額投資人，壓根兒不知道他們一直在賭博，報紙的標題有如晴天霹靂。1962年股市大跌的第一天，看起來就像1929年的崩盤歷史重演，成千上萬帳戶慘

遭斷頭。

但是5月的崩盤，比《紐約郵報》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那天收盤後第一次的報導內容還嚴重。我發現，一天之內，在紐約證交所掛牌的股票，所謂的「帳面價值」(paper values)便消失208億美元，一個星期蒸發400億美元！

這還只是開始而已。短暫的反彈之後，股市加快下跌。許多股票，例如曾經高達600美元的績優股國際商業機器公司 (IBM)，直到進入6月，股價才遲遲真正見底。我認識的一些人，仍然沒有恢復過來。

儘管股市殺聲震天，有如阿爾卑斯山爆發雪崩，甚至傳出經紀商破產的消息，我卻能好整以暇坐在那邊，輕啜輕涼的飲料，用全然事不關己的態度，閱讀報紙的標題。因為——這才是了不起的事實——我早已從股市抽身。

四個多月前，我已經軋平經紀帳戶中的最後一個部位！

這件事值得好好想一想。這絕非純屬巧合。事情不是就那樣發生而已。不過，我也稱不上是什麼預言家。我沒看水晶球，沒有研判杯中茶葉散開的形樣，



也沒從深奧的走勢圖看出什麼警訊，或者借助於華爾街內線人士的消息。

其實，說穿了，我，尼可拉斯·達華斯這個人有沒有能力鐵口直斷5月將發生崩盤，一點都不重要。

早在12月，我就察覺雪崩快要發生，開始自動出清手上持有的股票——連一根手指頭都不必動到！

我不需要絞盡腦汁，做出攸關生死的決定。我早就學會在買股票的時候使用「箱形」(box)系統，並且小心翼翼地隨著箱形區而調整停損單。停損單已經替我做了決定。如果我堅持逆勢操作，賣掉股票後又買回，那麼價格一向下波動，停損單就會再次啟動自動安全控制，於是轉眼之間，我又出場了。

我最近一次在華爾街操作，是四個半月前的事。現在，我坐在橡廳的老位子，翻閱《紐約郵報》。華爾街的大輪盤再次轉到雙零。內部人再次以極低的價格吸進籌碼；美國各地的小額投資人，再次帶著從最近一次華爾街災難中能夠搶救的家當，四處驚慌逃竄。

我不覺得有什麼好沾沾自喜的。我是覺得很快活沒錯，因為我已經拿起籌碼，離開賭桌。誰不會因此

覺得幸運？但我同時開始想起曾經同在「大賭場」（Big Casino）放手一搏的那些人；我把紐約證交所稱作大賭場。

他們是不是已經瞭解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知道那只是一場賭局嗎？就像買彩票那樣？雖然有贏的希望，卻也要做好輸的準備。他們知道那可能是傾家蕩產的消遣活動嗎？

直到我在股票市場下注，我才想到這些問題。現在，察覺這次崩盤對進場賭博卻輸不起的數百萬人來說，是極其嚴重的事情，我決定將我所知和發生在我身上的整個故事說出來。一股衝動緊緊攫住我，要我去描述比蒙地卡羅（Monte Carlo）還大，令拉斯維加斯相形失色，燦爛奪目的這座賭場。我想談談親身的體驗。

我相信，呈現華爾街真正面貌的一種方式，是把它看成一座職業賭場，擠滿賠錢的賭客和贏錢的賭客（交易人〔traders〕其實就是賭客）。

根據證券管理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剛發表的報告，美國約有一千七百萬持有股票。這個數字略有誤導作用。